

四部叢編

莊子  
荀子  
韓非子

第三輯

莊子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  
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  
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  
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  
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  
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水

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  
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  
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敝敝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  
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徃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

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  
瓠落無所容非不愕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  
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  
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  
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  
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  
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  
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南郭子綦倚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見師者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儼不亦善乎？」修養後如此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

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  
 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從自然界至人言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  
 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  
 窘者。密者。小恐。揣揣。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  
 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漚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  
 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  
 此。其所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

其所為使若有**眞望**而特不得其朕水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

有情而無形體上差別百骸九竅六藏皆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之乎偏愛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為君臣乎以上答體貌是說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眞**一受其成作心疑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双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意然

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乎懷疑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懷疑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再勿信仰夫隨其成心而師之何能說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若斯之則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徃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  
雖有神禹且

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特

未定也  
果有言邪  
其未嘗有言邪  
其以為異於音  
亦有辯

乎其無辯乎  
道惡乎隱而有真  
偽言惡乎隱而有是  
非道惡

乎徃而不存  
言惡乎存而不可道  
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  
故

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

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  
雖然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  
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  
彼亦

物中三句見レハ

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

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

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

為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濔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

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

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也者。知也。知也者。得也。得也者。一也。一也者。道也。道也者。

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

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

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

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

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

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不可及也。及也者。道也。道也者。

得而幾矣。因是己己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而未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

之知幾乎皆其歸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豎白之味終。而

其子又以文之繪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

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

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

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

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主名呼）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

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公名主）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

已爲（傳本）矣且得有言乎（傳本）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爲二二與（傳本）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

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

始有封言（對）未始有常（常）爲（材）而有參也（參）請言其畛（畛）有左有右有

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德）八德（德）未合之外聖人存

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

議而不辯（辯）故分也者有不可（道本末不可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道本末不可分也）曰何也聖

人懷之（道）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



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  
 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  
 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  
 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  
 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者猶存乎蓬艾之  
 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  
 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雖然。嘗誥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  
疾偏死、鱸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鱗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  
味、猿獼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鱸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  
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蹶、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  
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  
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

諸夫子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世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七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何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鶉炙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胞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躋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問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靳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甲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

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矣此之謂物化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賡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  
賡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  
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  
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  
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

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者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諷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其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利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邇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苑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

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

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  
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  
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  
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  
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  
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  
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  
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  
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  
以堅白鳴

##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驀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



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  
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  
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顙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  
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  
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  
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

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  
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磬乎其未可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惋乎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  
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  
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  
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  
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  
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  
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

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立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

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子洛誦之子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

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  
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  
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  
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  
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  
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跣  
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  
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  
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邪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

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徃而不可哉成  
然寤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誣相忘  
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  
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徃待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  
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  
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



及而丘使女徃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疔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

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持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

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乎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

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

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疎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乃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

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荀子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

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

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蚺螳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

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

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煥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

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



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詩曰匪交匪  
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  
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也者固  
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其不善者  
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  
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  
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  
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  
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

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  
也

禮論篇

五八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  
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  
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  
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  
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  
疏房檼頽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  
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  
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宰芘所以

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  
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  
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  
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  
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  
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  
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  
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  
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  
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

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降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尙立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尙立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

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  
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  
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  
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  
郊之麻纒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  
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尙拊之臚朱絃而通越也  
一也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  
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  
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  
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

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

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騫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娶妻、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

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殓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

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朔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亦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哀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

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讖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饈鬻魚肉

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纒黼黻文織資蠹衰絰菲總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檉頽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愈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則是禮也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

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  
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髻體飯噲  
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  
耳而設填飯以生稻噲以槁骨反生術矣說喪衣襲三稱緇  
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筭矣書其名置于其  
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盥而毋縱饗廡虛而  
不實有簞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  
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  
生器以適慕象徙道也略而不盡貳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

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  
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額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  
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白王之所同古今之  
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額象室屋也棺槨  
其額象版蓋斯象柩也無幛絲鬻縷翬其額以象菲帷幃尉  
也抗折其額以象椁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  
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  
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  
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  
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死送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

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  
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  
者其瘳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  
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  
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  
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  
月踰時則必反鋤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  
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



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曾是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麻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

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

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憚詭颺僂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僂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

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故鐘鼓管磬琴瑟筚篥韶夏護武洵桓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惓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惓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惓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卜筮視日齊戒脩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母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韓非子

初見秦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強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

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楊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伏韓魏  
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  
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由  
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  
與禍隣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  
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  
稷王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

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羈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

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奔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  
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  
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  
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  
引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  
能反軍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  
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內者吾甲兵  
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願  
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  
道天下可有何以和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

百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數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

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  
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  
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  
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  
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  
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  
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  
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

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効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徃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

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

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揚摧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



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彼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修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利不

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  
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  
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  
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唇  
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  
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  
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  
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  
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  
爲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

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  
旣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  
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疎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  
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  
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母富人  
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  
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  
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爲

人復反其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熟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鬪曠

曠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  
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將塞公  
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圉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  
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旣衆宗室憂吟止之之  
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  
不神填其洵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

雷

###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耶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

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

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



疆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

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利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

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富家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

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  
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  
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  
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  
栗菰榛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  
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  
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  
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  
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  
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

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  
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  
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  
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  
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  
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  
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斃裘夏日葛衣雖監門  
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  
無胼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

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下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

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  
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  
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  
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  
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  
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  
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  
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



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僂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君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

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  
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  
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  
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  
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  
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  
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  
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  
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  
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

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

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

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  
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  
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  
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  
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  
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  
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  
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  
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  
愚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  
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  
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政如此則國必亂主  
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  
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  
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  
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  
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  
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

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所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子常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

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



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心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旣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常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

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

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  
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  
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  
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贈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  
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  
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  
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  
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  
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

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  
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  
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  
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  
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  
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  
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  
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  
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爲

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弁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

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  
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稽  
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  
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  
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難  
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子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償子而償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



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芴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

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

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母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知禍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

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

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  
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  
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  
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  
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  
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  
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  
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  
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  
使若干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

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益，剔首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

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  
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  
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  
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潒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  
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  
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  
爲治也



